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通注卷一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_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_臣英瞻策覆勘

覆校官侍講_臣劉亨地

校對官中書_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_臣蕭椅年

欽定四庫全書

勅大學士傳以漸日講官曹本榮

朕覽易經一書義精而用博範圍天地萬物之理自魏
王弼唐孔穎達有注與正義宋程頤有傳朱熹本義出
學者宗之明永樂間命儒臣合元以前諸儒之說彙為
大全皆於易理多所發明但其中同異互存不無繁而
可刪華而寡要且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
者亦不乏人當並加採擇折衷諸論簡切洞達輯成一

編昭示來茲爾等殫心研究融會貫通析理精深敷辭
顯易務約而能該詳而不複使義經奧旨炳若日星以
稱朕闡明四聖作述至意欽哉故勅

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進易經通注表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一級臣傳以漸

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庶子兼內翰林祕書院侍讀加一級臣曹本榮恭承

勅諭纂修易經今已成書謹奉

表上

進者臣以漸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六經皆治世之書作述既垂於往哲一畫先天之祕表章尤貴乎

熙朝唯其妙貫乎天人是用精探乎幽渺業資四聖實造化之元關道歷羣儒殆源流之奧府聖人以之開物成務學者以之致遠鉤深包羅天地之神奇囊括陰陽之變態於吉凶悔吝之理洞若秋毫知進退存亡之幾捷於桴鼓遠則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天道遠而無不可明人事紛而悉有可據顧

前人窮理盡性原昭揭日月而行奈後學觀象
玩占每倂倂同幽室之步苟非博采章句櫟括義
疏會意旨於同原立片言以居要即枝葉而究其
根抵棄糟粕而尋彼玄珠何以使大義炳於日星
深著乎性命之理來學升其堂奧不疑為卜筮之
資然則讎校繆譌貫穿同異必有待於乘六御天
之主始足垂為函三得道之書則專欽乎

今日矣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通德類情

顯仁藏用

中正觀天下皇哉

天子之龍飛

和平感人心允矣

大人之虎變

乙夜之觀萬卷奎壁宏開三苗之格

兩階海山效順煥大文於經天緯地知

帝王之絕異儒生彙衆理於諸子百家陋古后之專言圖

識凡屬先民正學悉垂

昭代鴻編況大易之全書尤六經之奧旨儒者研硃而
莫究枉飛露於華箋博士皓首以難窮還叢芸於
渠閣即考註疏於王孔未續微言幸遵傳義於程
朱妙窺真際猶恐百家爭喙或多榛蕪之譏兼之
俗說流傳不少承魚之誤用是渙啓

宸斷俾之修輯成書撮要刪繁博選諸家之箋注要終
原始獨探至理之要歸固將沿流以溯源抑且得
一而貫萬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參悟當在
文字之先而因經成傳因傳成文啓蒙不出詮
解之外誠一代尊經之表的更大道接續之微
機也臣等學愧真儒才慙都講管窺蠡測未
悉理數之兩家薪盡火傳寧識南北之二派
祇以恭承

勅命俯竭顓愚考訂不厭其再三舛訛或去其一二仰
資

睿鑒乃垂金石而不磨允協

昌期如覩龍馬之復出伏願

天行時健

盛德日新在上有教思容保之功在下有遷善改過
之實君子之道日長聖人之道常明大啓儒宗用繼淵
源於孔子丕躋治化獲返醇悶於羲皇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上

進以

聞

順治十五年冬十月

日臣以漸等謹上表

易經通注序

歲在丙申嘉平之望臣與日講官臣本榮恭承

勅命纂修易經合注說傳義之紛綸多端者採擇折衷務
令約而能該詳而不複簡切洞達輯成一編臣等
竊嘆

皇上聰明天縱固已探畫前之祕猶復教天下以學易之
法何惓惓無窮也臣知識弇淺安能副我

皇上闡明四聖作述之心顧自幼凜遵父師之訓專以易

經起家得窺中祕書者又十餘年所不辭固陋輒
摭取漢魏唐宋元明諸家刻本涉獵商訂寒暑弗
間凡二十閱月而採錄粗完仰塵

睿覽臣例有序弁首夫易經者聖人持世之書非讖緯
術數之書也通經者帝王取士之法非詩賦策論
之法也以三古之卦爻流傳千載而愈見其新竭
天下之聰穎發揮奧渺而難窮其趣蓋天人共貫
之學理數兼該之妙以為易則百姓皆與其能以

為難則士大夫反失其指其故皆由於各成一家而彼此不相通經莫先於談理乃不談有關治道之理而談奇遁吐納之理講說本義姑為舉業之資青紫方拾竟遊心於玄冥甚至登壇高講或偶拈章句雜以釋道或引證別卦或亂竄繫辭試清夜自揣果能一卦如一句否果能一部前後不相背戾否臣謂虛字實字俱當一一體勘數聖人精思妙用真一字增減不得始成其為天下第一書

則研理之難難在精確而廣大易不止為卜筮作
即卜筮可易言乎不齋戒洗滌則靈應出不光
明正大則貞悔不確黃裳隨錄古人瞿然未敢當
也事吉則吉事凶則凶讀易而參之以二三之心
作事可知卜筮亦可知矣臣謂易經為人事設也
談理之精正以究事中之千態萬變即推天造不
墮空廓則措諸實事之難難在顯著而端方況乎
人情世故練則愈熟說書而不能達情是視聖賢

為太不可及也諸子百家皆得聖人之一偏誠能融會而統括之則道終於貫而人情世故無不了何必輕舍舊業而競好新聞故不必詳列其誰氏之說總期達乎經文而止能專其情乃謂合天下之情夫以一人著不如以天下著之為大也本義之未詳者參以諸家之辨論傳注之或漏者發以文章之華茂非後人之見解勝乎前人則日積月累之研窮者極耳故說書作文不遵功令即神

奇何益是又範俗之不可已矣且世之讀易者臣
惑焉此爻彼爻倏好倏醜輒為之強解曰稽實待
虛存體應用獨不思夫彖與爻重猶可言爻與象
重不可言與其重複繫之何益文言發乾坤之蘊
重而又重又何貴乎詞之費也臣謂大道無極性
靈日變方見以為如此而又非如此所可盡文周
不必襲伏羲之圖孔子何必執文周之解或因而
暢達其旨或轉而抑揚其機層疊發揮字字皆聖

人之心髓至於彖與爻異蓋全體分用理固不同
履豫之五噬嗑之四豈不昭昭哉序卦自當從兩
卦之鬪筭合縫處為之雜卦自當從反對錯綜處
求之此則臣一得之愚也雖不敢謂有當於殫心
研究融會貫通析理精深敷辭簡易之

勅諭而可以研理可以措事可以達情可以範俗可以免
掛漏重複者果有當於

睿慮之萬一更懇

欽賜嘉名垂之永久庶無負

專勅臣等之意臣等亦竊附名於不朽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
部尚書加一級臣傳以漸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易經通注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易經通注九卷

國朝大學士傅以漸左庶子曹本榮奉

勅撰首載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諭旨次載順治十五年十月以漸等進書表次為以

漸恭撰序文恭繹

世祖章皇帝聖訓謂自魏王弼唐孔穎達有注與正義宋程頤有傳朱熹本義出學者宗之明永樂間命儒臣合元以前諸儒之說彙為大全皆於易理多所發明但其中同異互存不無繁而可刪華而寡要且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者亦不乏人當並加採擇折衷諸論簡切洞達輯成一編昭示來茲仰見

聰明天亶

睿鑒高深

萬幾餘閒游心經術洋洋

謨訓發四聖之精微衡諸儒之得失斟酌乎象數義
理折以大中非儒生株守專門斤斤一家之
言者所能窺見萬一以漸等恪遵

指授亦能鎔鑄衆說蒼粹微言詞簡理明可為說經
之圭臬緣其書上備

乙覽外間莫得而窺僅有原藁尊藏曹本縈子孫之

家令奉

皇上求書

明詔湖北巡撫陳輝祖乃繕錄進

呈原本未標書名恭閱

五朝國史傳以漸舊傳有順治十三年十月纂修易

經通註之文謹據以補題伏思此書推闡聖

經發明經義雖編摩於衆手實稟受於

聖裁允宜寶軸琅函昭示無極俾天下萬世共仰

世祖開天明道之功且以見

國家文治起邁古今本本原原一皆欽奉

祖訓故重熙累洽百有餘年而有

今日之極盛焉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通注卷一

大學士傅以漸

左庶子曹本榮撰

上經

因河圖而畫卦先成三畫八卦復成六畫六十四卦者伏羲也卦下各繫之以彖辭者文王也爻下各繫之以爻辭者周公也彖傳上彖傳下象傳上象傳下文言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說卦傳序卦傳

雜卦傳謂之十翼皆孔子所作也天地定位故上
經首乾次坤山澤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
次恒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
濟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維天
之命萬古不息故為乾人得此乾何所施而不

通然元亨原本健來健則自无不正者不雜以
欲不競於氣合乎天道之正焉是聖人法天之
學也

初九潛龍勿用

卦之下爻為初陽為九陰為六乾道剛健之體能變
能化象之曰龍但時當在下有聖人之德而居側陋
之地豈可輕出以求用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故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君民皆宜見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精力有餘以人事成天地之功乾而又乾終日不息即夕或无事仍此戰兢不寧故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于地特未飛

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于
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時當
改革而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向背之關皆須詳審是
安其身而後動者有何冒進之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以剛健中正之德而居天子之位教化大行澤及天
下矣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
陽極于上動必有悔亦時之不得不然者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卦純陽坤卦純陰然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故必用
九用六而剛柔乃不至於偏聖人備天道于一身能
潛能見能惕能躍能飛能亢剛而能柔斯謂真剛甚
矣龍德之貴全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卦下之辭為彖夫子從而釋之謂之彖傳皆所以言
一卦之大旨也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
為四德以發明之而四德尤莫大于元真陽一點不
落五行二氣之中性命太和包括其域直先聖人而
立生天生地之根天下萬物從此托始所以亨者天
之發用利者天之成實貞者天之歸結无不本此一
元是元能統乎天德之始終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乾之亨也雲雨其元氣之蓄極必流者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潛見惕躍飛亢即用人行政在在皆有緩急可否悉心斟酌必合乎乾道所當然惟統天斯能御天此聖人體元以亨天下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
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自夏徂秋乾道由變而
化萬物所得之性命大小高下莫不分明而整齊性
命中之太和又莫不翕聚而飽滿吾且何以知天道
之利貞哉以此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于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物各得其
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聖

人體元以利貞天下也傳中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此大象傳也六十四卦皆用以字亦萬世學易之準也凡重卦皆取重義乾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非至健不能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乾道在我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以下為小象傳陽謂九下謂潛君子處微之時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見于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重復踐行莫非乾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居天位行天道所造于天下者大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天道忌盈人道惡盈不盈則處亢之道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此章言

元亨利貞皆性中所自有君子則能盡其性者天之所以合一也元于時為春于人則為仁生生大德兼統衆善亨于時為夏於人則為禮三千三百藏於无體利于時為秋于人則為義區處截然不相凌犯而人不見其為苦貞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靜正不搖萬事萬變莫不根柢於此焉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四德雖盡人而具而盡性者惟君子君子者有自強
不息之功者也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
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直挈制作之原豈有不恰合
乎禮者物各有宜而物宜之本在心使物各得其利
任其千變不齊无不均平浹洽貞固者知正之所
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故足以為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于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亂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凡悶者氣有所鬱而不自達之義聖人萬物一體即在下位此心未嘗不流行于天地之

問豈石隱者所能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龍德而處正中非潛非躍似乎別有神奇不知聖人所致身者止修其庸言庸行而已常言亦信常行亦謹造次必于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惟在閑邪閑邪則誠自存无斁亦保之心也誠之純粹者善善世

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善之晉被者德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究之庸言庸行之道本當如此而非作意於其間雖非君位君之德也釋大人之為九二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大臣處危疑之地將何為哉惟有進德修業而已忠信則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日新又新无所容其懈惰修辭立其誠以實言為實行精神更无走作不至業而始修直圖所以居業者即此内外皆誠毫无可加曰至確不可移曰終而危微分辨之初曰幾其事物各有裁制曰義知至而必至之實心統貫幾來湊我如此方是忠信方是進德知終而必終之實事擔當義由我定如此方是立誠方是修業去驕憂之

根而乾惕之精神自因時而露進修之所以无窮極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人惟自信不真不得不周旋于形迹之間四之位可上可下而非為邪四之身若進若退而又非離羣蓋德已進業已修自信此心純為天下非為一已但不

敢苟且以赴功名之會耳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類莫不歸仰聲氣之通水火之因龍虎之從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時乘御天萬國咸寧理則然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

類又何疑于人物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時處其亢凡物皆不可據為已有矣 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前皆發明各爻之德此則以其人而言之潛龍者在下之人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雖非不足於飛而時則在田未為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進德修業本天行以為行之時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上治也

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極而災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不徒曰用九而曰乾元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故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也

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又就氣運而言之潛龍者上古之醇風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文明者中天之景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无時不謹者守貞之常因時加謹者處危之道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聖人皆有天德惟飛龍則居之以天子之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聖人之无如何者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而能柔天之法也見天則依然見羣龍之无首矣

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元之妙反覆不盡從六爻以發揮之則可以治天下是爻爻皆乾元也天地生生之氣由微而著有漸

次無斷續始則必亨而利貞已在其中矣

利貞者性情也

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始亨性情總團結于乾元之中故因其大而贊之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元之大乾之大也剛以體言氣至即行健兼用言通復无息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語乾元而至于精聖人且何以體之哉然微言之則精而詳言之則情有六爻焉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在在發揮分之即四德之流行合之即一元

之包括不直通而旁通盡人合天之極致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情之所向即為時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
雨施而天下平美利利天下而不言聖人所以與乾
元並大 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耳惟

成德者能為用亦惟成德者能為弗用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何以為君德之大人有精一之功以成之也庸德盡於言行而聚者惟學庸德界于邪誠而辨者惟問學問不得洩於善世之伐所以居者必寬學問可實見於德博之化所以行者必仁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為大人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危懼之地以危懼處之故雖危而不至于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在上乾下乾之間故皆曰重剛中不在人進修已畢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全體乾道渾然無私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天地間未有之事皆天地間本有之理大人即天是以先天後天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

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進必退存必亡非聖人亦有能知者但貪得念勝即
世故愈練而利害轉多不失其正乃所以成其知也
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此乾之所
以必利貞歟 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
意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三畫皆偶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陰之純而順之至也人得坤道以處事力不妄發職所應為者自爾通達无碍然柔順之道務必徹始徹終乃利何言乎利牝馬之貞也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君子如有

所往因人成功行所无事又得同類者以為之濟能
安此牝馬之貞則元亨可成而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天下无二元元氣
一動即乾稍緩即坤大者无所不統至者无所不到
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坤何以厚其資生時承

天以付於物者无減乾元之初故也其靜也翕則含
无所不包宏无所不有其動也闢則光无所不著大
无所不被品物咸亨而皆在厚德吐納之中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坤之元亨固皆柔順利貞又何以取義于牝馬牝馬
乃地之類而致遠不息者故坤之柔順必曰利貞承
天生物直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後已君子攸行
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君子果何以行之哉居先則迷而失坤之道居後則順而得坤之常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凡此皆柔順利貞之則君子所宜詳審者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安貞何以得吉有才而能斂藏不露德深器厚直與地之厚德載物同其順承故人君法天當法其元人

臣法地當法其貞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言故曰勢高下相因无所
不載君子法之深仁厚澤容保萬民

初六履霜堅冰至

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于下其
端甚微而其勢必盛聖人扶陽抑陰于此直下戒辭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初止履霜何即繼之曰堅氷天下事制之在始始凝則安有不浸盛者馴之一字不能制而順習之是至堅氷非堅氷至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坤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内則无所屈撓外則无所詭隨且念念皆直事事皆方何其大也即此是无不利率性自然豈待學習而後

利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方本于直而根原全惟六二六二既得坤道之純其動則安有不直以方者光者思為不擾性體獨呈之謂聖賢何嘗廢學而輯熙敬止原非矜持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内含章美有善則歸之于君乃上无忌惡

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不貞固以守之不可然居下之上或時出而從王之事不敢當功業之成惟守職以終其事而已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夫子慮人不達含章之義托名韜晦而生規避之心故特以時發表之義所當為時發而不有其功乃為含章事為王事君主臣從惟知識光大者始能无成有終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重陰其性過斂不中其時又塞謹密不敢輕為如括囊口而不出者无妄動之咎又何名譽之有名者人所競亦人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无譽正所以能括囊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咎輕而害重慎則可以免害括囊豈得已哉

六五黃裳元吉

此文當是繼體守成之君以陰麗陽而居中位德至此而盛美至此而顯故有黃裳之象此坤德之至大善之吉也天玄地黃黃本坤德上衣下裳裳原坤體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陰亦何利之有哉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道窮極安得不戰早為之防何至于此

用六利永貞

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初陰後陽則與健而不息者更无分別故曰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乾道主始故言元而无所不包坤道主終故言貞而
无所不貫首節釋牝馬之貞次節釋利三節釋亨末

總歸之乃順承天坤无專成可謂至柔而氣至即發
誰得禁禦其生物也作為俱泯而因物賦物形體確
然

後得主而有常

曰剛曰方有常不變而惟後得主利則然

含萬物而化光

品物咸亨光不可掩亦惟含萬物乃能有此不翕聚
則不發散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可見坤之為道一順盡之不敢先乾而倡始亦不至
後乾而不應至柔至靜所以謂之至哉坤元而人事
可知矣 此以上申彖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
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聖人所最畏者漸而根俱本于所積然待臣子萌不

肖之心始辯其辯已遲早辯直從自身作主慎審其所積順卽慎字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正義不可缺則直方不可變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內外夾持精神樹立私邪自參入不得德不期大而

自大矣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而
六二坤道之純其不廢學有如此者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有美不露非弗能成弗敢成也地道妻道臣道總此
一法地道无成代終又何疑於六三文王艱貞心事
大抵如此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金匱要略卷一
蓋言謹也

草木无情先通其應賢人見幾預覩其微謹字中有
默回天地之道焉

君子黃中通理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渾然不顯而有觸必應且品節
在在分明六五有此中德之美所以取象于黃

正位居體

雖在尊位而謙恭下士平易近民所以取象于裳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然豈中自中而順自順哉美在其中鬱而必暢積而必發四支事業皆通理居體之符无美為美是為至美坤元之至君子備之所以元吉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不辨之禍一至於此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害以悚其類

況究竟天玄而地黃至變之中依然不變易所以為
辨名定分之書 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天地定位混沌初開震為長子始出用事據其險中
能動自不為險所縛當得元亨然必斟酌詳審不可
輕躁既曰利貞又曰勿往蓋屯難之世庸夫既束手
莫措豪傑又自騁其才往往急於見功或反以躁妄

而取敗故聖人收其壯心猛氣于寧靜之中有不動
動罔不臧矣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得民而可
君衆當共建之為侯以繫天下之望所謂利貞在此
所謂元亨亦在此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以二體釋卦名義乾坤始交而得震與坎相逢險阻
多端未有人焉以經綸之何其難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坎德固險震德則動動則可以出險而動乎險中仍是險故大亨而必利于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何以利建侯震象為雷坎象為雨皆天之所以生物而鬱勃未達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亨屯事業尚有多端不竭心力以輔真主可乎哉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相蒸雨澤未降屯象也經則引其大端綸則抽其大節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險陷之爻不輕往以濟屯若磐桓者然此貞即可固守而居之建此居貞之人以為侯自可成出險就夷之業初得乾確乎不拔之體故象磐桓居則潛龍勿用之說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似无志於天下不知居則能行而正天下必先
正己志行正安得不居貞也以陽德而下賤體悉民
隱民必歸之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六二柔順中正與五正
應而近乎初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初果為寇拒之
可也方得民於下求為婚媾以濟時艱義所難割况
至十年時移勢換一則殷勤不改一則會期杳然而

執定節操不字初而終于字五貞何其嚴也心何其至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為初所難可謂勍敵君臣常道幾乎失之十年則常道反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君子志在濟屯已有才德人協心力然後可以出身犯難六三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

如逐鹿而不得虞人陷入林中而已不知天下事各有幾幾不在既即之後實在未即之先君子見幾不如舍去往而不舍必致羞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我先有從禽之貪心禍其自招豈待往舍間論窮通哉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陰柔无才不能上進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于已虛

心求之可以濟屯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知己之不足又知人之有餘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
即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
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
之象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

而不免于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君恩遍洽於天下方謂之光五吝嗇不足結人心豈盡時勢之艱難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亂極當治屯極當通陰柔无應坐失時機憂懼而已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憂戚无益長此安窮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天地開闢在世道則為屯在人心則為蒙故屯以長
子為君蒙以次子為師此蒙混沌未鑿純一未散靈
明內固原有可亨之理九二剛中正當發蒙之任自
重而不往教又迎機而不輕教然人性皆善鼓動所
至自獻懇切有不得不求我者初則誠再三則瀆初

筮則告達其蒙也再三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貞者蒙所自有教者因而養之此亨道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艮象山坎象險人心最初崇隆无上一落知識坑塹百端然坎德險艮德止是雖有險而未雕未琢可教正在此故曰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

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何以亨卦體九二善教乘童蒙有可亨之機淺深
恰合其宜也其鼓舞在志二不知何以感動乎五
竟安心受之而不疑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无私无欲
完未發之大本譬之洪鐘在懸實叩則應未有誠心
求之而不告者也至理難言解悟俟其自至過于告
反使之棄心信耳終不發憤終不精思非蒙果瀆我

瀆蒙也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聖具蒙心養由時轉
惟正則聖聖不得自以為聖此所以必利貞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實有漸君子體坎之剛中以
果決其行體艮之靜正以涵育其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以陰居下下民之蒙心有桎梏真明何出發之之道
當明刑禁以使之知畏雖蒙心未能默喻亦當畏威

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知善道而革其非
心苟執此以往民免无恥治化尚有不得而成者故
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發蒙之初法不可
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

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亨行時中為能有所包容而大小各成其材即最難教者莫如婦亦愚使明柔使強故兩稱吉而以子克家與之造就天下之蒙師相之責乃不負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克家豈特二之能哉五以柔接剛虛心聽從故二得盡展其發蒙之畧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陰柔而不中不正不成其為蒙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率性即順為利所誘則不順

六四困蒙吝

既遠于陽又无正應困心衡慮可羞吝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二有剛中之實四獨遠之何不亟振其恥哉

六五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于人成王之于
周公是也艮為少男故有童象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則善從巽則善入志應既切聖功可成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六三失躬與寇
何異蒙不可擊六三之蒙不可不擊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三不順而上擊之則人依性而行三亦依性而行故
勿用取女不屑之教誨也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以剛德之人遭憂患之境能停待而不輕進
也涉世者學問之大關但恐心不篤實則僥倖躁妄
之念生果有真心實意自無障蔽自无怨尤樂天知
命即可以轉天立命縱至大疑大難如涉大川无不

利者此聖賢真作用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因窮矣

變故當前時所當需卦德剛健而不陷是挾冠世之經綸又切痼瘵乃身之慮乃獨于洵洵擾擾之中凝然不動以義揆之當不因窮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必有孚乃光亨貞乃吉者卦體九五位乎天位勢

足自逞而正則規模宏遠中則性情安靜是不特在前之險用剛健在險中者尤重德位往且有功无弗濟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亦不容更有所為飲食宴樂俟其自至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曠野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能恒於其所孚與貞皆在其中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豈能盡无不犯則得需之常道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則近於險矣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即或議其无能或罪其坐視亦災害之小者終當濟險何必以此介意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中有剛健則无入不自得譽不加密毀不加疎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過剛不中禍患臨前

三實招之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内外事一介耳亟圖敬慎自剛健不陷何敗之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坎體入險國步艱難柔得其正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在險外貴剛在險中貴順涉世之法曲而盡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正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者德澤已敷惟優游以俟教化之洽需時之正道也我无為而民自化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內多欲則有求治太急之患中正者棲心於淡遊神于虛所以需合于貞而得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或用恒或在中或敬慎莫不奮發以圖功名我果積誠以感動之同心戮力終必得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剛健方可濟險以陰居之是不當位然得人可以共濟有何大失天下无不可挽之勢顧人力何如耳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以坎遇乾乾剛坎險相猜相敵有訟道焉聖人本欲教人无訟但凡有血氣誰无爭心天下盡化於忘言勢必不能反借其好勝之念而撥轉之分判吉凶使知趨避必要理本直情本真而見屈于人方可訟猶

且怵然自惕不敢以理自恃辨明即止无敢過騁則
爭而无爭不亦吉乎若終訟以求全勝招悔結怨何
凶如之又必利見大人大人曰公曰明情真必能見
白在大人之前而駕虛辭以圖勝如涉大川反并其
情而掩之矣何利之有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以卦德釋卦名義上剛制下下險伺上上下相激好
訟豈徒民罪哉一人則內險而外健兩人則此險而

金匱要略卷一
彼健皆致訟之道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于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是情理堅確收攝向裏惟有沖然无競之本體而已平生置其身于不爭之地訟時自能惕中所以得吉成成心也卦體九五以中正為尚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入淵者行險而

遭沈溺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後則天西旋水東流其行違矣君子觀于此有自訟之道焉其作事也審幾誠意不專為絕訟而絕訟在其中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无才居下无勢不能終訟間有所言平心觀理而已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不永所事豈屈于才勢之不足哉知理有所不可也
言雖小而辨明終訟何為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興大訟與上告訐幸而以剛
居柔得下之中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知其不
可訟而不訟自處卑約以免災患三百戶邑之小者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訟莫善於歸後其身而身无患惕故也干名犯義患其自取災眚能免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守舊居貞常人以為怯君子以為德然居下之上或代天子任分理之責必无鬻獄受貨之事平反兩造終不敢以訟事見成功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九五以中正先天下三亦遵奉上旨而已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天命之始人我皆是太虛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
以其居柔不克爭訟復還天命渝變其心而安處于
貞養天下之和平正在此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能克已則理不失不必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初不永二

不克三食舊四安命渾天下於一元之中是為使民
无訟之大人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天下之訟各持一法以應則勞甚五惟以中正待之
而已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
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終訟何益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既犯終凶之戒何必果褫即受服亦不足敬矣況未
必受哉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寓兵於農
伏至險於大順歲不測于至靜之中九二為將上下
五陰為衆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命將出師之象

聖人欲兵期無兵也特揭出貞字必奉天伐暴而又專任老成持重之人然後戰勝攻取而无窮兵黷武之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既有大衆又有正名王者心知天地不得已而用兵總為天下除殘賊順天應人在此舉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

矣

其所為能以衆正者卦體九二剛中仁勇兼濟六五又專心以應之卦德坎險坤順兵凶戰危而皆恰順人心洩天下之公憤如病至沈疴不得不以毒攻殺一人而生千萬人丈人所以吉无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軍
歲于六鄉弗謂軍將歲於六卿弗謂將軍伍會于司

徒軍禮掌於宗伯軍禁狗於士師無事皆民有事皆
衆於此得古人井田之法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律法也出師之道當謹始而守法故以律者正勝也
不以律者奇勝也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
喪大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即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威望足以鎮服三軍自致人而不致於人吉无咎矣然非上應于五寵任之深亦何以成功乎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寵而曰天可見天討无私萬邦皆王者之一體有一人自外於教化者所不忍也二何以不負此命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
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如此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喪師辱國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全師以退賢
於六三遠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于已
不得已而應之如田有禽不得不搏執而聲其罪長
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國望之為丈人君視之為長
子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
而歸故雖貞而不免於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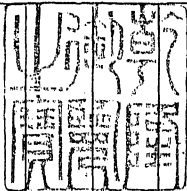
中行者體君不好兵之心而行也使之者不當豈弟子之過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開國承家者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功分大小所以塞其僥倖怨望之心師以貞始仍以
正終也小人挾功以逞則不可制矣



易經通注卷一